

坐看苍台



如果非得论对错,庸庸俗众,又有几个人,一生不是在错误中碌碌而过?

抽刀断水

□江铨

缘分这件事,有时真的非常奇妙,明明两个世界里的人,相距十万八千里,却可能在某年某月某天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产生一刹那的交互,就像两颗星的光影交融,就像两滴雨的飘落触礁。

前几日,临睡前随意浏览网络,看到歌手黄安在个人社交平台分享研读《楞严经》的体会,又自称学佛已有三十年云云。近两年我也有在读此经书和其他佛学典籍,觉得颇有兴趣,一时兴之所至,留言说最近想诵读《金刚经》回向故人,就回向之事说出心中困惑,并且向他请教一二。期待着发生,又以为不会发生的事最终还是发生了——黄安先生居然回复了。这一回复,让纷纷的记忆犹如兰溪西流,回到从前。

仿佛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。那时我还很小,小姨还年轻,还没有谈婚论嫁。她平时喜欢听歌,唱歌,有时也教我哼两句。“天地悠悠过客匆匆,潮起又潮落,恩怨悠悠生死白头,几人能看透……”这首《潇洒走一回》应该是我接触到的第一首流行歌曲了。她唱一句,我就鹦鹉学舌一句,还没认得几个字的我,当然也没看过别处的云,也没走过他乡的桥,歌词背后的生命哲思与人生况味又哪里体会得到呢?

除了这一首,印象特别深刻的,还有黄安演唱的《新鸳鸯蝴蝶梦》。有一阵子,大夏天,电视上热播《包青天》,主题曲便是这首歌了。那电视剧讲了哪些什么故事,已经全然忘记,却清楚地记得五斗橱上闪着雪花的黑白电视机、屋后高高架在竹竿顶上的天线、门前撒掉碗筷后铺上老布的桌子、悠悠悠悠躺在桌子上仰望星空的孩童,还有孩童眼中的漫天繁星。“昨日像那东流水,离我远去不可留,今日乱我心多烦恼……”只要电视里传来这首歌,便可知道,一集《包青天》又播完了,一个宁静的夏夜即将过去了。岁月不居,时节如流,十年,二十年,好像在眨眼之间过去了。那时家里有不少流行音乐磁带,叶倩文的、黄安的、四大天王的,都是那个年代红极一时的歌星。磁带盒子上有这些人的照片,还附带一份写有歌词的小册子。后来,那些磁带不知道去了哪儿,时间也不知道去了哪儿。你知道我是怎样收集喜欢的歌曲的吗?上初中那会儿,因为学英语的缘故,买了磁带录音机,大小和文具盒差不多。每周六的晚上,有一档叫作七彩时空的广播节目会播放流行歌曲,我就站到桌子上,举着小小的录音机,使之贴近广播,将喜欢的歌录下来。虽然有点费力,却是兴致盎然地做着这件小事。小时候做梦都不会想到,若干年后的一天,自己会跟那个唱“花花世界,鸳鸯蝴蝶”的歌星在网络上产生一点点交集。

我将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写在朋友圈,引起一位老同学的共鸣。她说想起自己童年时代,忘了是上幼儿园还是一年级,有一天,走过妈妈所教的教室门前,看见妈妈教得很认真,她便停下脚步,听得很入迷。因为是乡村小学,她妈妈教语文,同时兼带教音乐。那天路过,她妈妈正好在教学生唱这首歌。后来,妈妈生病去世了。再后来,她考入师范学校。如今,她自己也为人母。二三十年过去,她依然深深记得那一刻,记得那天在教室门口听到的歌词,也是她妈妈曾经经常在生活中哼唱的两句:昨日像那东流水,离我远去不可留……

平时在网上听歌,我喜欢边听歌边看评论,那些不曾照面的陌生人的评论,诉说,都是海海人生的声色倒影。在《新鸳鸯蝴蝶梦》这首歌的上万条评论中,有人讲述爸爸在世的时候最爱唱这首歌,现在每次听到这首歌,脑海中就会浮现他在KTV里演唱这首歌时深情款款的模样。有人说,自己偷看过妈妈当年抄写的歌词本,里面就有这首歌,记得小时候妈妈在厨房一边干活一边轻轻哼唱歌曲,她坐在一旁写着作业,感到安心又愉快,如今回想起来,那就是幸福温馨的感觉;一个自称武警的人,说记得有一天,一名死刑犯准备押走上路时,四个监区十多个监舍的犯人突然齐唱这首歌为之送行,“看似个鸳鸯蝴蝶,不应该的年代,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……”歌声久久回荡在监狱走廊,那一刻,那个场景深深震撼到了他。人生如歌,每个人都有首歌曲,起伏起伏的旋律,蕴含着人间无穷尽的悲欢离合。每一首歌曲背后,又谱写着成千上万形形色色的人生故事。好像是这样的:小时候听歌,听的只是旋律,长大了听歌,就会慢慢品味歌词。旋律是混沌朦胧的感觉,歌词是复杂纠结的情理。闻采说,如果没有音乐,人生将是错误。如果非得论对错,就算有音乐相伴,庸庸俗众,又有几个人,一生不是在错误中碌碌而过?对很多人而言,很多歌曲,都是初闻不识曲中意,再闻已是曲中人。

据说一九九二年秋天的一个夜晚,黄安抱着女儿下楼散步,忽然听到一段旋律,成为他创作《新鸳鸯蝴蝶梦》歌曲的缘起。他觉得那段旋律颇有古风,于是翻开唐诗集,想从中汲取灵感。信手一翻,便翻到李白的《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》:“弃我去者,昨日之日不可留,乱我心者,今日之日多烦忧……抽刀断水水更流,举杯消愁愁更愁。人生在世不称意,明朝散发弄扁舟。”读着这几句古诗,福至心灵,灵感顿生,黄安在此基础上稍作修改,便有了属于自己的成名作。

同样是秋天,一千多年前的秋天,官场失意的李白开启漫游生活,去寻找诗与远方。当他寓居宣州时,在此遇见了自己的叔叔李云。李云要离开宣州时,李白就在谢朓楼设宴饯行。设宴必有酒,有酒,必有诗。款款金觥,面对楼前的宛溪水,他想起流逝的光阴、人生的得失、落空的政治理想,一时感怀万端。但他并没有陷于忧愤郁结的情绪中不可自拔,为自己的失志整日哀叹,而是以抽刀断水的姿态从苦闷中超脱了出来,独酌、邀月、起舞弄清影。

从熙熙攘攘的人世,超脱到哪里去呢?五湖,四海,山川,林泉。一亩地,一张琴,一溪云,做一个闲人。李商隐也曾说:永忆江湖归白发,欲回天地入扁舟。这种退出、这种回归,不外乎是古人最后的出路,也成就了他们的诗意人生。

把故事讲好

□李新勇

二
当我们继续探讨讲好故事的艺术时,不难发现这远非一件简单的事情。讲好故事不仅仅是一种技巧或能力的展现,更是一种对于生活的深刻理解与洞察,是一种与读者心灵交流的桥梁。

讲好故事需要深刻的人文关怀。每一个故事背后都隐藏着人性的光辉与阴暗、社会的矛盾与冲突。通过精心挑选和深入挖掘,作家需要将那些最能够触动人心、反映人性的元素融入故事中,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产生共鸣,感受到生活的真实与美好。

讲好故事需要高超的叙事技巧。这包括如何构建情节、塑造人物、设置悬念、营造氛围等等。作家需要运用各种叙事手法,将故事讲得引人入胜、扣人心弦。同时,他们还需要注意故事的节奏和张力,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始终保持高度的兴趣和期待。

讲好故事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。作家需要通过想象来构建一个完整、生动、有趣的故事世界,让读者在这个世界中感受到无尽的惊奇和乐趣。同时,他们还需要不断创新,尝试新的故事形式和表现手法,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。

最后,讲好故事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和坚持。写作是一项需要不断练习和提高的技能,讲好故事更是如此。作家需要不断积累经验、总结教训、调整方法,以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。同时,他们还需要保持对写作的热爱和执着,不断追求更高的艺术境界和更深的思想内涵。

好的故事才可能把你要传达的思想传达出去。作家的思考不管多么深刻、多有意义,如果故事不够精彩,对不起读者为之耗费的时间,即是不道德的事情。再说如今有那么多的阅读渠道,谁会为一本味同嚼蜡的书耗费宝贵时间呢?

乐中欢笑,在快乐中悲伤,在快乐中流泪。

我对自己的要求,第一条是立体,小说在立体的世界里有生命地存在。比如写一个进入火葬场尸体冷库的人,只有对话是不够的,只有心理描写或场景描写也是不够的,得调动所有的感觉器官,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,写下每一个官能不同的体验和感受,让人物立体起来,让场景也立体起来,让读者感受到亲历其间的真实,让读者折服和动容。

第二条是有趣,让小说中的每一个句子、每一个人物都有生命的喘息。“生命在于运动”,小说的生命同样在于运动,让人物在情节中搅腾起来,叙述富有动感和节奏。写作时适当为读者多考虑一些,有时候,让文字牵着读者跑;有时却放慢叙述速度,尽由读者往前跑,在读者快找不到方向时再跳出来。读者与作者一起完成整个故事的历程,读者比作者收获更多。

第三条是文采,让小说穿上令人赏心悦目的衣裳。作为小说的重要构成要件,文采也决定一部小说的品质。文采并非华丽的辞藻,比如表达“他脸上挂着微笑”,写成“微笑在他皱纹间无声无息地翻起跟头”似乎更有趣思,以此类推,就这么简单。

当然还有故事的新颖别致以及讲究人物和故事的出场顺序、讲究故事的韵味等等。一句话,让读者津津有味地读下去。

这些都是我的写作追求,正在践行,有些做得差不多了,有些还没有做好、还需要继续努力。不过,我确实只想把故事讲好。

如果我们有能力把故事讲好,为什么不给读者一个好故事呢?文学史上有许多试验文体是没有多少故事的。从那些早年从事试验文体写作的作家,最后无一例外都回归传统看得出来,那条路不好走,走不下去。人的一生不是无限长的射线,那种文体我就不去尝试了,从我写小说的第一天我就只有一个目标:把故事讲好。



新艺术风格花鸟(AI绘画) CFP供图

砥砺前行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,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做到识大体、顾大局,自觉在大局中思考、在大局下行动,才能汇聚攻坚克难的磅礴力量。

识大体 顾大局

□凌云

局、当前和长远、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”。这些重要论述,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,着眼新形势新任务,从认识论角度深刻回答了什么是大局意识,怎么认识、服从和维护大局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,为我们进一步增强识大体、顾大局意识,做好各项工作指明了正确方向、提供了根本遵循。

识大体,首先要正确认识大局。不谋全局者,不足谋一域。大局决定着事物存在发展的整个方面、整体形势。观大局、明大势,方可谋大事。在新长征的路上,我们要立足世情、国情、党情,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,统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,深刻把握今日中国发展的大局、大势、大事,协调推动各项事业发展。拎衣要拎衣领子,牵牛要牵牛鼻子。一个地区、一个领域乃至一个国家,都有“牛鼻子”——发展全局中的关键领域、重点任务、主要矛盾。我们要以锐意创新的勇气、敢为人先的锐气、蓬勃向上的朝气,抓住战略重点,实现关键突破,赢得战略主动,防范系统性风险,避免颠覆性危机,维护好发展全局。

顾大局,核心是自觉服从大局。领导干部心中问题、作决策,一定要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,多打大算盘、算大账,少打小算盘、算小账,善于把地区和部门的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棋局。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搞建设,如果各自为战、各行其

兼得斋夜话

反复推敲修改,可以使作品更加简练、精致,但往往伴随失去天趣的代价。

野者为上

□杨涛

苏轼诗《题西林壁》素负盛名,第三、四句“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”富含哲理而传诵千古。该诗第二句,通行本作“远近高低各不同”,苏轼《自记庐山诗》一文中记有此诗,第二句为“到处看山了不同”。

元丰七年(1084),苏轼遇赦由黄州调迁汝州,途中游览庐山,往来山之南北十余日,所历名胜甚多,最后在游西林寺时作此七绝。比较通行本与苏文所记,苏文所记之口语化的第二句“到处看山了不同”似更切合当时情景:具时间之长度,回顾总结十余日所览庐山之景,其中又隐约有诗人兴奋之情。“远近高低各不同”略有回顾所游之景之意,但似更应理解为是站在西林寺所见。“远近高低”四字因紧接首句“横看成岭侧成峰”而指向明确,显得单一无弹性。“到处看山”四字漫接首句,似粘非粘,家常随意,似指向模糊而诗境宽阔,所含亦丰。如果再结合三、四句“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”来考虑,则更显得水到渠成。而通行本之第二句,则因显得“明确”而与三、四句有硬接之嫌。

陆羽《茶经·茶之源》说茶“野者上,园者次。”品味诗文也常生类似感受。苏诗第二句如何变成通行本的句子现不可考,但苏文所记之诗句大似茶之野者则无疑。

如茶之野者一般的文学传统可以远绍至《诗经》,如先秦《关雎》:“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”,以及接下来的“左右流之”“左右采之”诸句,均明白如话。再如《离骚》:“帝高阳之苗裔兮,朕皇考曰伯庸。”分明就像谈家常一样介绍自己的出身、籍贯。再如乐府民歌《江南》:“江南可采莲,莲叶何田田。鱼戏莲叶间。鱼戏莲叶东,鱼戏莲叶西,鱼戏莲叶南,鱼戏莲叶北。”鱼儿嬉戏的快乐活泼、赏者的兴奋惊喜,若无东、西、南、北四字,则不可能如此活灵活现。以上诗句,均质朴晓畅,犹如脱口而出,有传神、率真、天然、不隔、浑融之美。

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其他艺术中也时有所见。如优秀演员在表演时即兴改动的台词,尤具切合情景的妙处,弥补了编剧在创作时无法在预设的场景中体验的不足。高明的书画家在无意于佳的情况下创作出来的作品,也多有这样的特点。

反复的推敲修改,可以使作品更加简练、精致,但往往伴随失去天趣的代价。精致与天然,各有各的美,很难两全,好比歪瓜裂枣难看,但口感更甜。